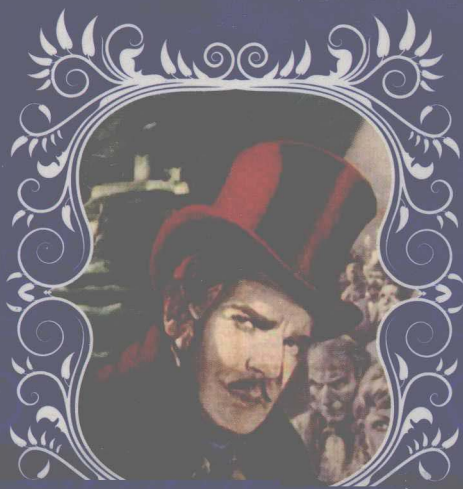


全译本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①

【法国】大仲马◎著

李玉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上)

[法国]大仲马/著 李玉民/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 (法) 亚历山大·大仲马著; 李玉民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5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1-2234-0

I. 基… II. ①大…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485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策划编辑 / 王玉玲 范 伟

责任编辑 / 范 伟 李 任

封面设计 / 小徐书装

排 版 / 北京中天华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38.75

字 数 / 110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 2009 年 6 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2234-0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前言

一部文学史是人类从童真走向成熟的发展史,是一个个文学大师用如椽巨笔记载的人类的心灵史,也是承载人类良知与情感反思的思想史。阅读这些传世的文学名著就是在阅读最鲜活生动的历史,就是在大师们做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流与情感交流,它会使一代代的读者获得心灵的滋养与巨大的审美满足。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以中外语言学习和中外文化交流为自己的出版宗旨,三十多年来,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社会科学著作和人物传记等,与国内翻译名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翻译质量急剧下降,出版物质量也令人忧虑。出版一套质量上乘、造福读者的高品味文学名著便成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内翻译界的一致赞同与积极响应。这便是“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的缘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以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尹承东先生为主编,著名翻译家王逢振、尹承东、李玉民、杨武能、张建华、张经浩、陈众议、罗新璋、施康强、郭建中为编委的“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编委会,他们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遴选篇目,选择国内最权威的译本,向读者奉献上一道精神盛宴。

“中译经典文库·世界文学名著”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纳入这一系列,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喟叹。中外大师们不必疑虑,捧读他们著作的读者,便是他们的千古知音,他们的作品将伴随人类文明的足迹,直至永恒。

译本序

大仲马这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中译本《基督山恩仇记》和《基督山伯爵》两个书名并行不悖。

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那么回答《基督山恩仇记》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基督山恩仇记》自1844年在《辩论日报》上连载，就引起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译成了多少种文字，发行了多少亿册书，又有多少人捧读过，大概很难统计了。

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但是译者在 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曾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

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不过，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也正是在那个地区，大仲马写出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等连载畅销小说。大仲马把那里看做第二故乡，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一心想当堡主，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1847年有一天，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俯临塞纳河，他便买下一片坡地，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说道：

“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配一座哥特式小楼，建在小湖中央。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带几个小瀑布。”

“这我可办不到，仲马先生！这是一座黏土山丘，您造起楼来，要滑进塞纳河的。”

“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建造两层地下室。”

“这样一来，造价会高达20万法郎！”

而大仲马的回答，足以表现出他那豪爽的性格：

“但愿如此！”

整个计划如期实现。1847年7月25日，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盛况空前。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每天食客如云，高朋满座，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独自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将如潮的文思、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

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如窗帘的大挂钩上，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客人见挂钩上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雨果等人的侧身像，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本人的，大仲马则回答：“我嘛，住在里面！”

但时过不久，大仲马就不满足于“住在里面”了，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还配上一条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

其实，这条座右铭，大仲马只讲了半句，而他在《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才表达了完整的意思，那就是：“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同别人最初的合译本，就取名为《基督山恩仇记》，也是有所本的：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报恩报得彻底，报仇报得痛快。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而《基督山恩仇记》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易手，也显出了沧桑老态，作为文物亟待修缮。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者，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可以说他爱屋及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改成博物馆，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

无独有偶，英国一位富婆，是大仲马小说迷，她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大仲马文友会，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举行一次问卷调查。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也要当做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严肃地印在问卷上。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时

候,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

那场景有趣极了:人们看了问卷,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以各自的情趣和想像力,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这里仅举出有关《基督山伯爵》的一小部分问题):

“埃德蒙·唐代斯得到的财宝,您估价有多少?他使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您认为剩下的财宝,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

“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是否被后人发现?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

“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

如此等等,问题总有二三十个,印了满满两大页。同样滑稽的是,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譬如我的朋友,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

“据可靠消息,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为了埋藏起来,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同法西亚神甫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大仲马死后,藏书拍卖,如今下落不明。”

中国读者看完了本书,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只要发挥想像力就行了。

这个译本邀请陈筱卿教授参加,他译了第三十七章至第六十章,特此表示感谢。

李玉民

2005年5月于北京花园村

目 录

译本序	001
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001
第二章 父与子	009
第三章 卡塔朗村人	016
第四章 密谋	026
第五章 订婚宴	032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043
第七章 审讯	052
第八章 伊夫狱堡	062
第九章 婚宴之夜	071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076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怪	084
第十二章 老子与儿子	091
第十三章 百日	097
第十四章 愤怒的囚犯和疯狂的囚犯	105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15
第十六章 一位意大利学者	129
第十七章 神甫的牢房	137
第十八章 财宝	155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66
第二十章 伊夫狱堡墓地	174
第二十一章 蒂布兰岛	178
第二十二章 走私者	188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岛	195
第二十四章 光彩夺目	201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209
第二十六章	加尔桥客栈	215
第二十七章	叙述	226
第二十八章	监狱档案	238
第二十九章	莫雷尔公司	245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57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伯达	271
第三十二章	梦幻醒来	293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98
第三十四章	显露身形	326
第三十五章	槌击死刑	346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358
第三十七章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375
第三十八章	约会	392
第三十九章	宾客	398
第四十章	早午餐	419
第四十一章	引荐	430
第四十二章	贝尔图齐奥先生	443
第四十三章	欧特伊别墅	447
第四十四章	家族复仇	454
第四十五章	血雨	475
第四十六章	无限信贷	485
第四十七章	银灰花斑马	496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剑	507
第四十九章	海蒂	517
第五十章	莫雷尔一家	521
第五十一章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530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539
第五十三章	魔鬼罗贝尔	554
第五十四章	债券的涨跌	569
第五十五章	卡瓦尔坎蒂少校	580
第五十六章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591

第五十七章	苜蓿园	602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	613
第五十九章	遗嘱	620
第六十章	快报	628
第六十一章	治睡鼠偷桃之法	638
第六十二章	幽灵	647
第六十三章	晚宴	656
第六十四章	乞丐	667
第六十五章	夫妻争吵	676
第六十六章	婚事	685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696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706
第六十九章	调查	714
第七十章	舞会	724
第七十一章	面包和盐	734
第七十二章	德·圣梅朗夫人	738
第七十三章	诺言	749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家族的墓室	777
第七十五章	会议纪要	786
第七十六章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797
第七十七章	海蒂	808
第七十八章	约阿尼纳来信	828
第七十九章	柠檬汁	847
第八十章	指控	859
第八十一章	歇业的面包铺老板的房间	865
第八十二章	夜盗	884
第八十三章	上帝之手	897
第八十四章	博尚	903
第八十五章	旅行	910
第八十六章	审判	922
第八十七章	挑衅	935
第八十八章	侮辱	941

第八十九章	夜	951
第九十章	决斗	958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971
第九十二章	自杀	977
第九十三章	瓦朗蒂娜	986
第九十四章	真情吐露	993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005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014
第九十七章	上路前往比利时	1024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031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043
第一〇〇章	幽灵	1053
第一〇一章	洛库斯特	1060
第一〇二章	瓦朗蒂娜	1066
第一〇三章	马克西米连	1072
第一〇四章	丹格拉尔的签字	1081
第一〇五章	拉雪兹神父公墓	1092
第一〇六章	分财	1107
第一〇七章	狮穴	1123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130
第一〇九章	重罪法庭	1140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146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153
第一一二章	启程	1162
第一一三章	往事	1174
第一一四章	佩皮诺	1187
第一一五章	路奇·王霸的菜单	1198
第一一六章	饶恕	1206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212

第一章 驶抵马赛港

1815年2月24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加乐德圣母院上的瞭望员发出信号。

一名领港照例马上驾艇离开码头,绕过伊夫狱堡,要在莫尔吉永岬和里永岛之间登上大船。

圣若望堡的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须知航船驶抵马赛,在这里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像“法老号”这样一艘本地货船。“法老号”是在弗塞老船坞建造并装配的,船主也是本城人。

“法老号”安然通过卡拉萨雷涅和雅罗两岛之间因火山运动而形成的海峡,绕过波梅格岛,缓缓驶向港口。船上只张着两层的三块方帆、大三角帆和后桅帆,行进得十分缓慢,显得哀愁漠漠。观望的人都本能地感到情况不妙,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出了什么事。然而,航海的行家们却认为即使有变故,也不可能是航船本身,因为它行驶完全正常:艏斜桅的支索放开,已经准备下锚了。领港正指引“法老号”驶进马赛港逼仄的入口。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身边,他动作利落,目光敏锐,正监视航船的每一个操作,并复述领港的每一道命令。

人群中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情绪,特别触动了一位看客。他等不及航船入港,就离开圣若望堡的平台,跳上一只小船,吩咐划过去,并在雷泽夫湾迎上“法老号”。

船上那个青年海员看见来人,便离开领港,摘下帽子走到船边,俯在舷墙上。

那青年二十来岁,细高挑的个头,长一对漂亮的黑眼睛、一头乌黑的美发。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这是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

“哦!是您呀,唐代斯!”小船上的人喊,“出什么事啦?为什么船上一片悲伤的气氛?”

“出大事啦,莫雷尔先生!”青年人答道,“让我特别悲痛的事:

船行驶到奇维塔韦基亚一带海域,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

“货物怎么样?”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平安抵港,莫雷尔先生,我想这方面会让您满意的。但是那位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什么事啦?”船主显然松了一口气,又问道,“那位诚实的船长出什么事啦?”

“他死了。”

“掉进海里啦?”

“不是,先生,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

说着,他转向船员,喊道:“注意!各就各位,准备下锚!”

十来个水手执行命令,同时行动,有的奔向下后角索,有的奔向转桁索和吊索,还有的奔向后桅帆支索和绞帆索。

这青年船员漫不经心地环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得到执行,水手们全体行动起来,于是他又朝船主转过身去。

“这样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船主重又抬起话头,问青年海员。

“天哪,先生,完全出乎意料。船到那不勒斯,勒克莱尔船长同港务长谈了很长时间。开船之后,他就折腾起来,过了二十四小时又开始发烧,病了三天就咽气了……”

“我们按照惯例将他海葬,把他仔细地裹在吊床里,头脚各坠了一个三十六磅的铅球,葬在吉廖岛附近的海里,他可以长眠了。我们把他的十字勋章和佩剑带回来,准备交给他的妻子。”这青年凄然一笑,又说道,“他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到头来还跟一般人一样死在床上,真不值得。”

“唉!有什么办法呢,埃德蒙,”船主又说道,他越来越显得宽慰了,“我们都是肉体凡胎,旧的必须让位给新的,否则就不可能升迁了。既然您告诉我船上的货物……”

“货物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这我可以打保票……我看这船货少说也能赚两万五千法郎啊。”

这时,船驶过圆塔,青年海员又喊道:

“收上帆、后桅帆和三角帆,收帆!”

如同在战舰上一样,水手们立刻执行他的命令。

“全部收帆！”

这最后一声令下，桅帆全部落下，船只凭着惯性向前移动，几乎觉察不到。

“现在，您愿意就上船吧，莫雷尔先生，”唐代斯看出船主急不可耐，便说道，“喏，您的会计丹格拉尔先生从舱室出来了，您想了解什么情况，他全能告诉您。我还得去招呼下锚，让船降半旗致哀。”

船主不待重复，立即抓住唐代斯抛来的绳子，登着铆在隆起的船侧的梯级上船，那敏捷的动作不亚于好水手。这时，唐代斯回到大副的岗位，让他所说的那个丹格拉尔跟船主谈话。

只见丹格拉尔出了舱室，朝船主走来。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媚上欺下的哭丧相。这账房先生的职务本来就惹人讨厌，水手们都看不上他那副德行，因此憎恶他的程度，可与喜爱唐代斯的程度相比拟。

“哦，莫雷尔先生，”丹格拉尔说道，“您知道不幸的事儿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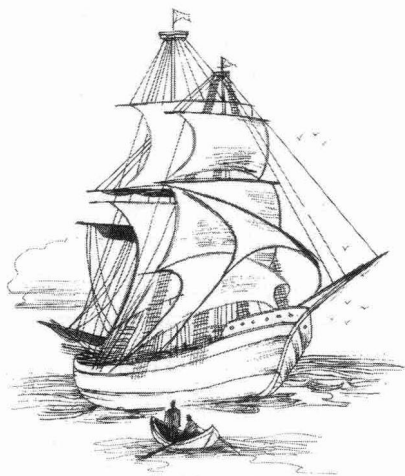
“嗯，知道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可是个忠厚正派的人！”

“尤其是个出色的海员，他为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经营买卖，在大海和蓝天之间过了大半辈子。”丹格拉尔答道。

“不过，”船主说着，眼睛盯着正指挥下锚的唐代斯，“不过依我看，丹格拉尔，不见得像您说的，非得老海员才懂行。您瞧我们的朋友埃德蒙，他不用别人指点，似乎就干得蛮好。”

“是啊，”丹格拉尔斜了埃德蒙一眼，眸子里闪现仇恨的凶光，“是啊，他很年轻，而且不信邪。老船长刚咽气，他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发号施令，不直接返回马赛，却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

“他主动承担起全船指挥，”船主说道，“这是他作为大副的职



从士麦那起航取道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

责。至于说在厄尔巴岛耽误一天半,那就不对了,除非船需要修理。”

“这艘船跟我的身体,也跟我所希望的您这身体一样,没有一点毛病。那一天半的工夫白耽误,纯粹是胡闹,不过是想上岸去玩玩。”

“唐代斯,”船主转身喊那青年人,“过来一下。”

“对不起,先生,”唐代斯回答,“稍等片刻。”

随即他又冲船员们喊:“下锚!”

船锚立刻抛下去,铁索滑动,发出格格的声音。尽管有领港,唐代斯还是坚守岗位,直到完成这最后的操作,随即又喊道:

“降半旗,主旗降到半桅,横桁交叉起来!”

“瞧见了吧,”丹格拉尔说,“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

“实际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道。

“不错,只差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委任了,莫雷尔先生。”

“真的!这个职位怎么就不能给他呢?”船主说道,“不错,他很年轻,但我看他十分内行,完全能够胜任。”

丹格拉尔的额头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代斯走过来说,“船已经停靠好了,现在我来听您的吩咐。刚才好像您叫我啦?”

丹格拉尔后退一步。

“我是想问问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清楚,只是奉船长的最后命令。勒克莱尔船长临终时,要我把一包东西转交给贝特朗大元帅。”

“您见到他了吗,埃德蒙?”

“谁呀?”

“大元帅。”

“见到了。”

莫雷尔环视周围,把唐代斯拉到一边。

“皇上怎么样?”他急忙问道。

“看样子很好。”

“您也见到皇上啦?”

“我正在元帅的房间里,看见皇上进来了。”

“您跟他讲话了吗?”

“是他先问我的话,先生。”唐代斯微笑着说。

“他对您讲了些什么？”

“问我这条船的情况，什么时间驶往马赛，走的什么路线，装的什么货物。我相信如果是一条空船，而我又是船主的话，他有意要买过去；不过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莫雷尔父子公司的。‘唔！唔！’他说，‘我知道那家公司。莫雷尔家族世代经营船运公司。当年我在瓦朗斯驻军服役那时候，和一个莫雷尔家的人同在一个团队。’”

“不错，有那回事儿！”船主异常兴奋，不禁提高嗓门，“那是我叔叔波利卡尔·莫雷尔，后来他升为上尉。唐代斯，您要告诉我叔父，就说皇上还记着他呢，那老兵准会激动得掉泪。好了，好了，”船主亲热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继续说道，“您做得对，唐代斯，是应当遵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停留，不过要当心，您把一包东西转交给元帅，并和皇上谈过话，这事若让人知道，您就要受到牵连。”

“我怎么能受到牵连呢，先生？”唐代斯说，“连送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而皇上问我的全是一般事儿，见到谁都会那么问的。哦，对不起，”唐代斯又说，“检疫站和海关人员来了，我要告便，可以吗？”

“请吧，请吧，亲爱的唐代斯。”

这个年轻人前脚刚走，丹格拉尔就又凑上前来，问道：

“怎么样，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①靠岸，看来向您讲了正当理由了吧？”

“理由很充分，亲爱的丹格拉尔先生。”

“唔！但愿如此，”丹格拉尔说道，“真的，看到一个同事未能尽职，心里总是非常难受。”

“唐代斯是尽了职责的，无可指责。”船主回答，“这次耽搁，是遵照勒克莱尔船长吩咐的。”

“提起勒克莱尔船长，他有没有把他的一封信交给您？”

“谁呀？”

“唐代斯。”

“给我，没有哇！怎么，有一封信吗？”

“我原以为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交给他一封信。”

“您说哪包东西啊，丹格拉尔？”

^① 厄尔巴岛上的港口。